

我有我天空 - 第 42 集 - 敏兒 - 我的導盲犬 Rally

主持：Comma

嘉賓：兒 敏兒

Comma：在我有我天空裡，Comma 經常帶不同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在我仍有視力的時候，我看過一套電影叫「導盲犬小 Q」，發現電影裡的小狗挺厲害的，可以帶著主人四圍去，我便想其實是真的嗎？現實生活上靠一隻動物，真的可以令一個全失明的朋友上山下海？今天身邊有一位嘉賓，這位嘉賓身旁也有一隻導盲犬，敏兒，妳好。

兒：Hello，Comma 你好。

Comma：稱呼妳為敏兒 OK 嗎？

兒：可以。

Comma：知道妳的眼睛不方便，為何會失明？

兒：是屬於後天青光眼。初期很年輕二十歲左右已經知道，一直 Keep 著看醫生，最關鍵的是我要誕生嬰孩，產後才知道視力下降只剩下 10%，那段時間情緒很不穩定，因為剛剛做了媽媽。但是眼睛又這樣，很擔心、很擔心如何照顧 B B，連照顧自己也害怕，何況要照顧 BB，所以那時也挺徬徨、很不開心。

Comma：有做手術。

兒：我想你也知道青光眼的手術根本不能做多少次，我做了三次，但是眼壓控制得不好，眼壓不停升高，影響了視力神經，所以挺擔心。

Comma：現在完全看不到。

兒：是啊，後來在 2003 年完全看不到。

Comma：妳從哪年開始用白杖？

兒：2003 年。

Comma：一看不到便開始用了？

兒：是。因為 2003 年我已經申請入復康，2002 年左右申請的了，輪候了差不

多一年，2003 年開始讀復康使用白杖。

Comma：平日靠它外出了？

兒：是啊。

Comma：妳覺得香港人怎樣？

兒：嘆一口氣！因為我感覺很多人的觀念始終覺得我們的杖弄到他們便是很衰的，我亦聽過很多這些說話。我說過我居住在天馬苑，在它範圍內也挺多休憩地方。

Comma：是啊。

兒：亦有些坐的地方。但是我試過有一次正外出，在走廊走著出馬路找出口，途經一個走廊，怎料有位女士坐在一個不應坐的地方吸煙，我不知道。

Comma：對啊、對啊。

兒：我走到那裡轉彎一定是必經的。

Comma：妳跟著條路走。

兒：是啊。她便說「你不要撞過來！」我整個人站著，沒有發聲，我打算不好意思走過少許。

Comma：轉身避開她。

兒：她還罵我「你看不見東西，拿著杖亂動，回家去吧！」

Comma：哎啊。

兒：那時我真的很不開心，所以有少許晦氣說話「這裡不能夠坐人，妳又坐？回家坐吧！」

Comma：妳挺勇敢啊！妳是看不見的女士一名，不害怕她向妳動手？或有些什麼行動？

兒：當時沒有想，可能我聽到她是婆婆。

Comma：哈哈！那麼我問你，男士的話妳又怎樣辦？

兒：我試過了。

Comma：男士一定有的，我反而覺得香港很得意。我逛街、或是乘車，很多男士不讓座，我走到過去也不讓。

兒：是這樣的。

Comma：挺得意！當旁邊有一位女士跟他說「讓座給他人。」男士「哦。」不知道男士為何會那樣。

兒：可能是大意，根本沒有留意到。

Comma：是嗎？

兒：當他是這樣。你剛才說為何我那麼勇氣，其實我試過有一次到地鐵月台，站在那位置等候列車到達，站穩並踏著引路徑，突然在我的右方三點位置，有一位男士「喂！你看不到東西，為何外出啊？」他真的是這樣語氣。

Comma：會的、會的。

兒：自己已經醒過來，我的腦海想：這個人會否有些精神問題？

Comma：先保護自己。

兒：我沒有回應、沒有理會他，接著他「跟妳說話也不睬人。妳呀有問題的，阻住地球轉！回家去吧。」由我的三點位置罵到九點位置，即是從我的右邊經我背面走到.....

Comma：繞行半圈。

兒：繞行半圈。我當然是站著，什麼聲音也不敢發出，接著他的聲音越來越遠，有列車來我便上車，這些情況我不敢回答。

Comma：是啊。挺得意的，為何我跟妳說這個話題呢？我習慣帶太陽眼鏡，但

是保護性質而已，因為路人撐傘，便說「你看不到東西。」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帶白眼鏡，即是膠框；像玻璃那種。那些路人看到我便會跟小朋友、朋友說「他們看到的。」挺得意、挺奇怪的。妳會想：為何他們會這樣想呢？可能真的是公民教育，不是人人也明白。聽來妳用那支白杖用得挺穩定。

兒：OK 的。

Comma：乘地鐵也自己周圍去，人也被妳弄到，又四處去買菜，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申請一隻導盲犬？

兒：是這樣的，因為我一向喜歡狗，我從小到大家裡也有養狗。

Comma：天馬苑是居屋？

兒：是。

Comma：居屋允許養狗的嗎？

兒：但我不是自小住在天馬苑。

Comma：那時妳養什麼狗？

兒：那時家人養過半唐番狗。

Comma：也挺大隻的。

兒：沒有 Rally 那麼大，我想是一尺至兩尺左右。最後養那隻是 Cocker，大隻少許，接著再沒有養了。但是聽到消息有導盲犬這樣東西，年紀小時我還看得見，看過些粵語殘片有導盲犬出現過。正如你剛才所說：真的那麼厲害？我很好奇，便去聽那個熱線，熱線說了一番，我便跟女兒表達「自己有心申請一隻，好嗎？」我的女兒便給了我很多問號，「媽媽妳看不到，能否照顧到狗兒？狗兒是否很大隻？我有些害怕的。而且我現在要輪班工作、不定時，幫助不到妳，妳可以應付嗎？」她便令我想到：我能夠做到這樣嗎？於是便擱置了。這個計劃分兩個回合，第一回合我沒有申請，何時再有念頭呢？我回到一個視障機構看到曾建平帶了 Deanna 回來，是去年八月，因為我有在會內幫忙，很多時候會跟 KP 一起開會。他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，那天我回去開會，在那裡開了兩小時會議，我是完全不知道 Deanna 存在，

接著才知道牠留在電腦房，牠是一句聲音也沒有發出，我便說「真的那麼乖巧？我便很容易照顧。」沒問題的。

Comma：有妳著數啊。

兒：不會吠，即是不用我半夜三更起來叫牠不要嘈，不會煩。接著又跟 KP 說開，便問「牠的大、小便如何處理，如何跟牠洗澡，如何餵食，日常生活怎樣照顧？」KP 學完了有經驗，便告訴我「他們有教如何處理牠們的大、小便，到時候成功申請到，學校會教導妳，放心吧。」接著便有一個很實際問題「牠吃的狗糧每月要花多少錢？」，他說「不要緊，這個暫時會在香港導盲犬協會找到贊助的。」我說「挺好。但是牠們看醫生的費用挺昂貴，比人昂貴很多。」

Comma：是。

兒：他說「不緊要，這個也有醫療基金 Backup。」我說「這麼好的？那我立即去申請。」

Comma：應該沒有什麼擔心了。

兒：是。沒有什麼擔心便去申請，原來人家已經截止了。

Comma：第二期那次？

兒：是。

Comma：又會那樣的？

兒：幸好還未 Interview，輔導會負責的余 Sir 很好，他說「快些填表」，當我是後備。」便趕快填寫各樣東西。終於 Interview 了，剛好那時所有的申請者經一名從澳洲過來的專業導盲犬 Trainer 來 Interview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第一次是面試，我要回輔導會見他們。他們便會問「妳為何想申請？妳的家人對這件事怎樣看？妳的心態是怎樣？申請成功後會否適合？」之如似類的問題，挺著重個人想法，甚至是家人有一個成員有些不協議申請，也不會批准的。

Comma：當然了，大家住在一起嘛。

兒：但是有些人不明白，以為自己喜歡便行。

Comma：不行、不行。

兒：他們說「原來沒問題的，便 OK 吧。」接著便再到我家家訪。

Comma：看看環境？

兒：是啊，看環境。初時我便想「我家那麼細，住公屋而已。」他們說「與這個問題無關，我們要看看妳家是不是亂七八糟。」

Comma：怎樣為亂七八糟？

兒：他的意思就是人本身過往個人生活都.....

Comma：習慣。

兒：是雜亂無章，妳怎樣去照顧一隻狗？

Comma：又說得對，尤其是要工作的。

兒：自己還未照顧好自己，比如剪刀、刀是亂放的，那怎辦？

Comma：很害怕受傷。

兒：對吧？家裡亂放很多雜誌、報紙，會影響狗兒。到訪後除了一直跟我聊天，填寫問卷，記錄我的身體狀況，例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疾病、平時多運動否、出外主要是什麼路線等等。因為要遞交三條主要經常出外的路線給他們。

Comma：這樣做有什麼需要呢？

兒：因為要知道我用白手杖用得好不好。如果用白手杖出外是左搖右擺、左右分不清，出到外面原來是靠路人幫助的話，那就對不起了。因為你是 comma nd 不到狗兒的。

Comma：噢！原來這樣計算。

兒：是啊，指令不到狗兒。你自己的路線也不熟悉，連向左走、向右走也不清晰，你怎樣指揮狗兒呢？

Comma：當然，帶著牠……

兒：換言之用白手杖的定向行走能力是要有一定程度，而且要有經常出入的三條路線，這是最基本的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我便問「我是家庭主婦，假設我每天經常只是去街市而已又如何？」他們說「對不起，我們是不允許的。」

Comma：他們覺得妳會浪費了？

兒：沒錯！因為你只會帶牠去街市便回家，狗兒有什麼用呢？自己也能夠用白手杖去買菜。

Comma：敏兒，我便想：妳剛才說申請條件，是要懂得用白杖才能申請。

兒：是。

Comma：懂得白杖的人還為何要找導盲犬？自己走便可以啦。

兒：其實是兩種不同情況。我說說自己的感受，因為我使用過兩樣東西，用白手杖的時候用得挺順暢，但是始終有少許不安心的感受，因為白手杖主要只是保護腰以下的安全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出外時，我跟你都不會用白手杖向上擺，就算向上擺也不會擺下面的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而它只是在我腳的前方，我想最遠是兩、三尺前的東西是掃到的，但是很多時有盲點掃不到、落空了。另外，再遠一點的是要我們去到位置才突然掃到

一些東西，自己便會害怕，這令自己的信心不是十足的。

Comma：明白。

兒：我不知道是否只是香港人才會那樣：好像我住那幢大廈有很多老人家出入的，有時我早上出外，試過一出升降機到了大堂就被人呼喝。

Comma：什麼事？

兒：「妳不要走，站在這裡。」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那唯有站著。

Comma：是啊。

兒：但接著便沒聲沒氣了。後來，我才發覺原來是有些婆婆走路走得不好，害怕我看不到，會弄到她跌倒。

Comma：弄到她們。

兒：是，便先離遠喝著我。

Comma：哎呀。

兒：她不認識我不會叫我，只「不要行住。」

Comma：當然。

兒：好像我剛才說那些婆婆，如果我用白手杖時候，會令到大家有些不方便。但是 Rally 回來後，有些例子是令到我挺深刻的，街坊的態度完全不同了。例如：同層有一位婆婆的，她經常坐在升降機大堂外乘涼，初時她已經知道我是看不到東西的，她便很擔心我。「掉垃圾在那邊，前些、後些、左些、右些。」我開門時她也很好奇，走來看我開不開到的，她很擔心我從街外回家開不到門。但是 Rally 回來後，她第一個反應是「阿財、阿財，你那麼漂亮，從哪裡來的？」

Comma：稱牠做「阿財」？

兒：是啊。

Comma：旺財的「財」？

兒：是啊。沒所謂吧，到現在也不改的了，免得給老人家叫英文名，所以她現在每次看到 Rally 踏出家的門口便「阿財，你去哪裡啊？」因為 Rally 很好的，我帶牠到後樓梯便可以做牠的大、小事情，婆婆看到便會解釋給我聽「牠未去、未去啊。牠現在繫馬，去了、去了。牠去小而已，沒有大，未有。」她會逐一逐一說給我聽。另外，跟我同層的有幾個小朋友，小的兩歲也有，初時有一個小朋友令我印象很深刻，我想那小朋友是兩歲未到三歲，未入學的。Rally 初來的時候，他經常跟媽媽出入。我住在走廊的第一個單位，他是最後的一個單位，所以一定會經過我住處。初時我帶完 Rally 出外正等候開門的時候，他經過便跟他媽媽說「媽咪、媽咪，有狗狗，我很害怕、我很害怕。」但是他媽媽說「不用害怕。我說個故事給你聽，以前有一隻狗狗很叻，打仗時牠懂得怎樣去找手榴彈，幫人們找到很多手榴彈，救了很多，所以狗狗很好，你不用害怕的。」但是你知道，不能一下子改變小朋友的心理的。

Comma：太大隻。

兒：但是他畏縮地在 Rally 身邊走過，因為他媽媽不拖著他，他唯有勇敢又畏縮地走過。

Comma：噢。

兒：接著到了第二次，他看到另外的姐姐出來跟 Rally 玩，他很好奇又想出來玩，我便帶他先用手摸 Rally，讓他熟習一下。現在每逢 Rally 在走廊跟姐姐玩，他便會第一時間走出來，說「Rally，我們去跑、跑、跑。」但是他不是說「Rally，他是叫媽咪。」因為說不正。他「媽咪、媽咪，你不要走。」我說「吓？你媽媽沒有出來玩。」原來他在追著 Rally 叫媽咪。

Comma：哎唷。

兒：所以 Rally 其實……

Comma：是大使。

兒：沒錯啊！牠對於老人家、小朋友也好，也是一個狗狗大使。

Comma：所以我覺得若果香港有多些導盲犬在社區會和諧一點。

兒：是。

Comma：所有東西已問過、面談過了，那三條路線又怎麼樣？

兒：在申請時候我交了三條路線，他們要我拿著白手杖自己去走，他們在後面拍 Video 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要 send 到美國那間導盲犬學校，給他們作第二次審批。如果美國那邊覺得這位申請者不符合資格也會 reject，沒有特選的。

Comma：那麼怎樣謂之「符合」或「不符合」？比如有些視障朋友走路會四處撞，是否說不可以？還是只要能安全去到那地方便可以呢？

兒：以我感覺應該是要走得順暢，即是不要像保齡球這裡撞、那裡撞，整條路線這裡撞、那裡撞，他們會想如果你自己走路習慣如此，將來如何帶領狗呢？

Comma：對。

兒：所以他們最主要是安全，即是自己拿白手杖是安全的。另外是要順暢，當然點對點能夠很順暢自己知道整條路線是怎樣走，不會是繞一個圈，然後說走錯，找第二條路，他們不想出現這樣的情況。

Comma：路線考試妳成功嗎？

兒：當然成功。

Comma：成功了？

兒：當然成功，不成功也申請不到 Rally。

Comma：這是一次過的？

兒：是啊。

Comma：即是現在填完不能再改。

兒：沒有啊。

Comma：厲害啊。成功了接著怎樣？

兒：等消息，他們把全部資料 send 過去，便等消息。其實第一次我是 reject 了的。

Comma：不是吧？衰了什麼？

兒：我九月申請，十一月通告時候我收到信是說「對不起。」

Comma：有沒有寫原因？

兒：沒有，他們理由只是說「今次沒有適合的狗配給妳。」

Comma：如果在於我來說，即是自己不行。

兒：因為不只是我申請。

Comma：很多人。

兒：是啊。

Comma：那妳怎麼樣？再多申請一次？

兒：我這個個案很蹺蹊的，所以我是特別開心的。當時我說算了，看看遲些有沒有。因為我不是很大的熱切期望一定得。

Comma：對。

兒：誰知，今年 2013 年 2 月 6 日，我很記得的，因為是距離農曆新年只差一星期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負責這個 Project 的余 Sir 突然打電話給我，「敏兒，我是余 Sir。」我問「什麼事？」余 Sir 說「妳申請了導盲犬，我們批准發給妳。妳覺得怎樣？」我說「當然開心。你找來問的？是不是有？」他說「是啊。」我說「但是為何那麼遲的？」他說「其實先前選了另外一個視障人士了，奈何十一月至二月期間他的家有變化，他過不到美國，他放棄，他已經掙扎了很久，所以才到

2月6日那麼遲。」

Comma：妳的意思即是說他們批准之後，就要過去美國。

兒：是。

Comma：是跟狗配對。

兒：是。

Comma：再在那邊培訓。

兒：是。

Comma：哎呀，於是他便錯過了。

兒：是啊，他錯失一個機會。

Comma：所以妳便可以後補上去了。

兒：是，但是我也要很趕、很趕，因為我2月6日收到這消息，我是要申請 Passport、申請美國簽證，以及要去拿醫生報告。

Comma：是。

兒：全部要趕時間，才來得及3月3日飛。

Comma：一個月也沒有。

兒：沒有，因為2月只得28日，還有一個星期左右的年假。

Comma：明白。

兒：所以那次也挺辛苦的。

Comma：所以現在在敏兒身邊的 Rally 是得來不易的。究竟敏兒在美國的遭遇是怎樣呢？Rally 在現在生活上有什麼令敏兒更大的改變呢？敏兒，時間不夠，下集再來。

兒：好。

Comma：我知道下集妳還找來了朋友，這位朋友跟導盲犬有很多淵源。

兒：沒錯。

Comma：下集再說。

兒：好，OK。

Comma：Byebye。

兒：Byebye。